

孟姜女故事论文集

静内题



顾颉刚 钟敬文等著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孟姜女故事论文集

顾颉刚 钟敬文等著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责任编辑 听 荷

封面设计 王荣宪

孟姜女故事论文集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东茶坞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3/8 字数：200,000

1983年9月第一版 1983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8,500册

书号：10229·0056 定价：0.80元

目 录

1	序.....	钟敬文
7	孟姜女故事的转变.....	顾颉刚
25	杞梁妻的哭崩梁山.....	顾颉刚
32	杞梁妻哭崩的城.....	顾颉刚
39	杞梁姓名的递变与哭崩之城的递变.....	魏建功
47	敦煌写本中之孟姜女小唱.....	刘 复
50	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	顾颉刚
55	孟姜女故事研究.....	顾颉刚
97	为孟姜女冤案平反.....	钟敬文
	——批驳“四人帮”追随者的谬论	
115	孟姜女故事的人民性及其他.....	路 工
124	孟姜女与秦始皇.....	张紫晨
145	关于孟姜女故事的演变.....	刘守华
	——对《为孟姜女冤案平反》一文的补充	
154	孟姜女故事的原型.....	〔日〕饭仓照平著 王 汝 澜译
130	关于李福清孟姜女研究专著的概述.....	马昌仪

附 录

- 204 孟姜女故事材料目录
- 229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目录
- 233 编后记

序

钟 敬 文

顾颉刚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将满一年了。他过去一生中在学术上所作的贡献是那么显著！可是直到现在，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还没有给以应有的、比较充分的研究。因此，不能及时地使那种可贵的成果得到科学的阐明，因而也不能使它对我们时代的新学术得到有益的滋养。

想到这里，我个人深深感到惭愧不安，同时也感到这方面我们责任的沉重。



顾先生六十年的学术经历中，最突出的贡献，当然在他那具有独创性的新历史学。从二十年代中开始出版的《古史辨》到逝世前还未全部刊行的“尚书研究”，这是我们史学界清理和评论“五四”以后历史学遗产所决不能忽略的。关于这点，现在已经有些同志在作初步的概略论述。这只是一种发轫。我们热切希望，不久的将来，在我国学术界，能看到那坚实宏伟的、跟顾先生的业绩相称的专著出现。



象大家所知道，顾先生在我国学术上的贡献，决不仅限于历史学。他在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等方面的活动和成就（特别是前者），是同样具有学术史价值的。跟历史学比较起来，我国这些方

面的专门研究者，一直是比较少的（成绩也相对地薄弱），因此，象顾先生这样的学者和他的业绩，就更值得我们重视。何况他实际的业绩（主要是民间文艺学），又是那么光辉呢！

从所涉及的范围看，顾先生在民间文艺学领域里的活动和成就，也并不是很狭窄的。孟姜女故事的研究，自然是使他取得世界声名的科学业绩。但是，在民间文艺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歌谣学，他也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它就是那部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刊行的《吴歌甲集》。我们这样说，并不仅仅因为那部集子的出世时间比较早些和所收集的资料相当丰富。它的优点还另有所在。这个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出版比较早的、地区性的歌谣集子，有比较详细的注释、解说，和对篇中所涉及的某些问题作了理论探索（《写歌杂记》，并附有编者师友的专门性的研究、讨论文章）。这些特点，使它不只是个一般性的歌谣资料集，而是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的歌谣学著述了。象这样比较完善的民间文学整理本，不要说在解放前，就是解放后也是不多见的（整理者的观点性质怎样及资料来源等，是另外的问题）。可是，这一点，在我们学术界长期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

※

话说回来，顾先生在我们近代民间文艺学上的重要贡献中首屈一指的，还是他那著名的孟姜女故事的研究。这项研究工作，从一九二四年发表他自己写的（以前曾把作意和取材告诉别人，让他写作和发表过这个论文的雏形）第一篇论文《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直到一九二七年以相当完整的形态出现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时间经历了数年。此后，他仍然热心继续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思考这方面的问题。直到晚年，他还对我说过，希望有年纪较轻的人跟他一起合作，以便完成这桩故事学上的巨大工程。不幸，他不能够及身看到它的成功，但是，这种学术上的雄心毅力，是何

等感人!



顾先生在那个时期，围绕孟姜女故事这个大题目，写作了篇幅长短不等的几篇论文和一些按语。而更集中地表现他的见解和功力的，是前文所提到的那两篇论文。其中《孟姜女故事研究》，写作时间较后，也是见解成熟，体系也比较完整的论著。在这篇文章里，他把这个流传二千多年，扩布差不多及于全国各省的民间传说，从纷纭复杂的形态中，整理出秩序井然的系统——历史的系统和地理的系统。他搜讨了大量文献上的记录和活在当代民间的各种文学、艺术材料。他把这种过去不为一般学者士大夫所重视的街头巷尾的口头传说，当成庄严的学术对象，用狮子搏兔的劲头去对付它，并取得炫眼的成绩。

顾先生的研究，当他第一篇论文发表时，就惊动了新学术界的人们。原来的北大教授、新文化运动的悍将之一，这时正远在巴黎留学的刘半农，看了他的文章，“佩服得五体投地”，在通信里，称顾先生的文章“是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并给寄回从外国图书馆抄得的敦煌卷子中的重要资料。其他的人也纷纷投函表示赞赏和提供他研究上所需的资料。到了《孟姜女故事研究》长文出来的时候，它在学术上的地位就更确固了。

顾先生这个研究成果，不但本身为我们学界建立了一种崭新的传说科学，而且给从长期封建社会的古旧学术传统中开始醒觉过来的青年学者，开辟了一条新的学术道路，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风气。当时有不少的人是跟他走上这条路的。用不着讳言，我自己也正是其中的一员，尽管后来我渐渐摸索出自己的新路。



现在，距离《孟姜女故事研究》问世的时间，已经超越过半个世纪了。

这五、六十年里，在世界、在中国，正是一个变动十分剧烈、巨大的历史时期。从社会、文化思潮方面说，我们从晚清产生和延续下来的旧民主主义思想，到“五四”后的新民主主义思想，近来三十年更是个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时期（自然，这只是就大体上说，实际上各个时期的情况是相当错综复杂的）。

顾先生的孟姜女故事研究的酝酿、动笔，主要是在“五四”运动后的新民主主义时期。顾先生当时是北京大学文科的教师，是新潮社和语丝社的成员。他的基本思想，是新文化运动大纛上所标举的四个金字：“民主”、“科学”。这是从他在二十年代的许多言论中都可以找到有力证明的。记得他在中山大学任教时给《民俗》周刊所写的《发刊词》和在岭南大学学术研究会所讲的《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中，猛烈攻击圣贤文化（即封建地主阶级文化）是主张表彰被压在深潭暗室中的民众文化，希望将来的新文化运动是民众自己起来着手的运动。他那些时期的学术活动，正是遵循这个轨道走的。孟姜女故事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没有例外。当然，这种思想在当时已经不是最先进的，但是，它是整个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一部分，对当时在中国社会上还拥有巨大势力的封建文化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是进步的、有战斗力的。

孟姜女故事研究的优点，不仅在于这种学术的指导思想在当时具有相当生命力，还在于著者具有渊博的国学知识和严谨的考证精神和方法。如果没有后者这些因素，孟姜女故事研究，决不可能取得那样优异的成绩，这一点是值得我们着重指出的。

顾先生这方面的学术成绩，在过去了五十多年的现在，除了它的学术史的意义之外，还有着它不灭的余辉。它要在一定的范围中，裨益着我们的学术活动。

当然，象许多学术上的优秀成果一样，在突出的成就的另一面，往往不免带有一定缺点。这个在新文化运动后不久产生的孟

姜女故事研究，也是如此。例如不能深刻地理解到作为人们意识形态之一的民间传说（孟姜女故事）的产生和演变，跟广大群众的社会地位和现实生活的密切的关系，不能明确地理解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与广大人民文化的质的差异与互相渗透、斗争的事实，……由于著者当时没有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这个传说的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这种缺点。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下面这个事实。马列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开始（不算晚清时期对马恩著作那些零星的介绍），而且在政治上，社会运动上迅速产生了巨大影响，可是，作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它在我国学界的比较广泛的传播和发生深刻的作用，却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这是不能否定的历史事实。例如当时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后来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鲁迅，他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所写作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学术名著，尽管成就卓著（尤其是前者），却并不是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写的。这种史实，正有力地说明了大革命前我国一般学术思想的实际情况。因此，顾先生在那时期写作的孟姜女研究著作没有采用唯物历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并不是很特殊的。今天，我们在总结学术史的事实时，应该不含糊地指出这点（由于没有马列主义的指导而不能达到更高学术境界）；但是，如果因此苛责前人也并不是必要的。

此外，这个传说学的研究成果还有某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我在《为孟姜女平反》文里所指出的，对于由杞梁妻崩城（或崩山）的故事转到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那情节大转变时期的断定，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这种商榷的意见即使有道理，也是学术史发展上常有的情况，并不足为奇。如果一个学术上的问题，前人对它所写的文章，过了半个世纪（特别象我们所处这样的时代），还句句正确，没有一点可重新讨论之处，那即使不是件奇迹，也

是稀有的现象吧。(注)

总之，顾先生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是“五四”运动后我国新学术（确切一点说，新民间文艺学）上的一颗明珠。虽然从今天看去，它不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它象一株大树，尽管有虫伤败叶，乃至枯枝，却并不妨碍它的整体的价值。

※

这个关于孟姜女故事的论文集子，主要收集顾先生这方面的论著并附以“五四”以来有关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章。它的首要作用，是在介绍顾先生这方面的业绩，其次，是显示这方面研究的演变和发展。为了提供国内学者的参考，同时也介绍了日本、苏联两位学者的论究成果。这个集子，分量不大，但我们希望它能够使今天热心民间文艺学的同志，看到这个在“五四”后产生的新传说学的创始人的业绩及后继者们的向前努力，因而鼓起劲头，广泛研究先行者的在学术上的成就，并在新的基础上推进这种人文科学：传说学！这是新时期提高民族科学文化不应缺少的一个方面。

这个集子的编辑和刊行，当然有纪念“孟姜女学”创始者的意义。但是，如上文所说，我们希望它的意义和作用远远超过这一点。

注：有些孟姜女故事研究者，颇怀疑顾先生关于唐代以来孟姜女故事是由春秋时代的杞梁妻故事演变而来的判断。关于这点，我倒是同意顾先生的结论的。理由，说起来话长，只好待将来有机会时去论述。两月前，见到来我国访问的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博士，我告诉他关于顾先生论断的我的看法。他说他写作那篇孟姜女论文时，年纪很轻（现在也不过四十九岁），意思是对问题考虑可能不够周全。看来，他并不坚持他早年的意见。

1981.12.2.北京西郊

孟姜女故事的转变

顾 颉 刚

孟姜女的故事，论其年代已经流传了二千五百年，按其地域几乎传遍了中国本部，实在是一个极有力的故事。可惜一班学者只注意于朝章国故而绝不注意于民间的传说，以至失去了许多好的材料。但材料虽失去了许多，至于古今传说的系统却尚未泯灭，我们还可以在断编残简之中把它的系统搜寻出来。

孟姜女即《左传》上的“杞梁之妻”，这是容易知道的，因为杞梁之妻哭夫崩城屡见于汉人的记载，而孟姜之夫“范希郎”的一个名字还保存得“杞梁”二字的声音，这个考定可说是没有疑义，于是我们就从《左传》上寻起：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传云：

齐侯（齐庄公）还自晋，不入，遂袭莒，门于且于；伤股而退，明日，将复战，期于寿舒。杞殖华还载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赂之，使无死，曰：“请有盟！”华国对曰，“贪货奔命，亦君所恶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亲鼓之，从而伐之，获杞梁，莒人行成。

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

这是说，齐侯打莒国，杞梁华周（即杞殖华还，当是一名一字）作先锋，杞梁打死了。齐侯还去时，在郊外遇见他的妻子，向她吊

唁，她不以郊吊为然，说道：“若杞梁有罪，也不必吊；倘使没有罪，他还有家咧，我不应该在郊外受你的吊。”齐侯听了她的话，便到他的家里去吊了。在这一节上，我们只看见杞梁之妻是一个谨守礼法的人，她虽在哀痛的时候，仍能以礼处事，神智不乱，这是使人钦敬的。至于她在夫死之后如何哀伤，《左传》上一点没有记出。她何以到了郊外，是不是去迎接她的丈夫的灵柩，《左传》上也没有说明，华周有没有和杞梁同死，在《左传》上的也看不出来。

这是公元前五四九年的事。从此以后，这事就成了一件故事，这件故事在当时如何扩张，如何转变，可惜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道。

过了二百年，到战国的中期，有《檀弓》一书（今在《小戴礼记》中，大约是孔子的三四传弟子所记）出世。这书上所记曾子的说话中也提着这一段事：

哀公使人吊蕢尚，遇诸道，辟于路，画宫而受吊焉。

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礼也！齐庄公袭莒于夺（夺即隧），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庄公使人吊之。对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则将肆诸市朝而妻妾执。君之臣免于罪，则有先人之敝庐在，君无所辱命！’”

这一段话较《左传》所记的没有什么大变动，只增加了“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一语。但这一语是极可注意的。它说明她到郊外为的是迎柩，在迎柩的时候哭得很哀伤。《左传》上说的单是礼法，这书上就涂上感情的色彩了。这是很重要的一变，古今无数孟姜女的故事都是在这“哭之哀”的三个字上转出来的。

比《檀弓》稍后的记载，是《孟子》上记的淳于髡的话：

淳于髡曰：“……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鬬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告子》下）

在这一段上，使得我们知道齐国人都喜欢学杞梁之妻（华周之妻，或在那时的故事中亦是一个善哭的人，或华周二字只是牵连及之，均不可知；但在这件故事中无关重要，我们可以不管）的哭调，成了一时的风气。又使得我们知道杞梁之妻的哭，与王豹的讴，编驹的歌，处于同等的地位，一样的流行。我们从此可以窥见这件故事所以能够流传的缘故，齐国歌唱的风气确是一个有力的帮助。

于是我们去寻战国时歌唱中哭调的记载，看除了杞梁之妻外，再有何人以此擅名的。现在已得到的，是以下数条：

雍门子以哭见于孟尝君。已而陈辞通意，抚心发声，孟尝君为之增歌歎唱，流涕狼戾不可止。（《淮南子·览冥训》）

韩娥秦青薛谈之讴，侯同曼声之歌，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淮南子·汜论训》）

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身不敢言归。秦青顾谓其友曰：“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欂，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一本作十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还，复为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跃扑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赂发之。故雍门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遗声。”（《列子·汤问篇》。《列子》一书虽伪，但它原是集成战国时诸书而成，故此条可信为战国的记载。）

这三段中，都很明白的给与我们以“齐人善唱哭调”的史实。雍门，高诱杜预都说是齐城门；雍门的人既因韩娥而善哭，雍门子周（依《说苑》名周）又以善哭有名，可见齐都城中的哭的风气的普遍。秦青、薛谭之讴，淮南既说其“愤于志，积于内”，薛谭的学讴又因秦青的“抚节悲歌”而不归，又可见他们所作的歌讴也多带有愤悱悲哀的风味的。用现在的歌唱来看，悲歌哀哭秦腔为

最。秦腔中用“哭头”（唱前带哭的一呼，不用音乐的补助）处极多，凄清高厉，声随泪下，足使听客歔歔不欢。齐国中既通行一种哭调，而淳于髡又说这种哭调是因杞梁之妻的善哭其夫而相习以成风气的，那么，我们可以怀疑这话的“倒果为因”了。杞梁之妻在夫亡之后，《左传》上绝没有说到她哭，绝没有提到她悲伤，而战国时的书上忽有她“哭之哀”记载，忽有她“善哭而变国俗”的记载，而战国时正风行着这种哭调，又正有韩娥秦青雍门周一班善唱哭调的歌曲家出来，这岂不是杞梁之妻的哭调中有韩娥秦青雍门周的成分在内吗？又岂不是杞梁之妻的故事中所加增的哀哭一段事是战国时音乐界风气的反映吗？《淮南子·脩务训》云：

邯鄲师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

邯鄲師為什麼要這樣呢？《脩務訓》在前面說明道：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于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于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

讀此，可知音樂界的“託古改制”，與政治界原無二致，為的是要引人注意，受人的尊敬。所以杞梁之妻的哭和她的哭的變俗，很有出于韓娥一輩人所為的可能。既不是韓娥一輩人所託，也尽有听者把他們的哭調與杞梁之妻的故事混合為一的可能。何以故？歌者和听者對於杞梁之妻的觀念，原即是世主和學者對於神農黃帝的觀念。

用了這個眼光去看戰國和西汉人對於杞梁之妻的贊歌和稱述，沒有不準的：上文所舉的兩段戰國時的話——“哭之哀”和“善哭而變國俗”——不用說了，我們再去看西汉人的說話。

《韓詩外傳》的作者韓嬰，是西汉文景時人，外傳上（卷六）引淳于髡的話，作：

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称咏。

“称咏”即是歌吟。这是说把她的悲哭作为歌吟。

《文选》所录古诗十九首中的第五首，《玉台新咏》（卷一）归入枚乘杂诗第一首。枚乘亦是西汉文景时人。诗云：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
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
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
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愿为双鸣鹤，奋翅起高飞！

这写一个路人听着高楼上的弦歌声而凝想道，“哪一位能唱出这样悲伤慷慨的歌呢？恐怕是杞梁之妻吧？”他叙述这歌声道：“清商随风发”，“慷慨有余哀”，可见这种歌声是很激越的。又说“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叹，是和声），可见这种歌声很缓慢的。发声很多的：与“曼声哀哭”的韩娥之声如出一辙。

王褒是西汉宣帝时人。他做的洞箫赋（《文选》卷十七）形容箫声的美妙道：

钟期牙旷怅然而愕立兮；杞梁之妻不能为其气！

钟子期伯牙师旷是丝乐方面著名的人。杞梁之妻是歌曲方面著名的人。他形容箫声的美，说它甚至使得钟子期等愕立而不敢奏，杞梁之妻失气而不敢歌。在此，可见杞梁之妻的歌是以“气”擅长的。这亦即是“曼声”之义。曼声，是引声长吟；长吟必须气足，故云“为其气”。十年前，我曾见秦腔女伶小香水的戏，她善长哭头，有一次演《烧骨记》，一个哭头竟延长至四五分钟，高亢处如潮涌，细沉处如泉滴，把怨愤之情不停地吐出，愈久愈紧练，愈

紧练愈悲哀，不但歌者须善于运气，即听者的吸息亦随着她的歌声在胸膈间荡转而不得吐。现在用来想象那时的杞梁妻的歌曲，觉得甚是亲切。

所以杞梁之妻的故事的中心，在战国以前是不受郊吊，在西汉以前是悲歌哀哭。

在西汉的后期，这个故事的中心又从悲歌而变为“崩城”了。

第一个叙述崩城的事的人，就现在所知的是刘向。他在《说苑》里说：

杞梁华舟进斗，杀二十七人而死。其妻闻之而哭，城为之隤而隅为之崩。（《立节篇》）

昔华舟杞梁战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为之崩，城为之隤。（《善说篇》）

叙述得较详细的，是他的《列女传》（卷四，《贞顺传》）。

这书里说：

庄公袭莒，殖战而死。庄公归，遇其妻，使使者吊之于路，杞梁妻曰：“令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于罪，则贱妾有先人之弊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于是庄公乃还车诣其室，成礼，然后去。

杞梁之妻无子，内外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就（一本作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内诚感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一本作七日）而城为之崩。既葬曰：“吾何归矣！夫妇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则倚父，夫在则倚夫，子在则倚子。今吾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内无所依以见吾诚，外无所依以立吾节，吾岂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

君子谓杞梁之妻贞而知礼。诗云：“我心伤悲，聊与子同归。”

下面颂她道：

杞梁战死，其妻收丧。